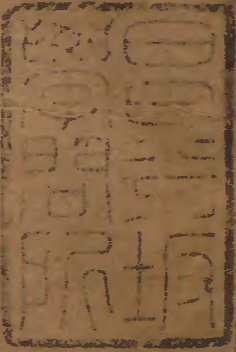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八十八之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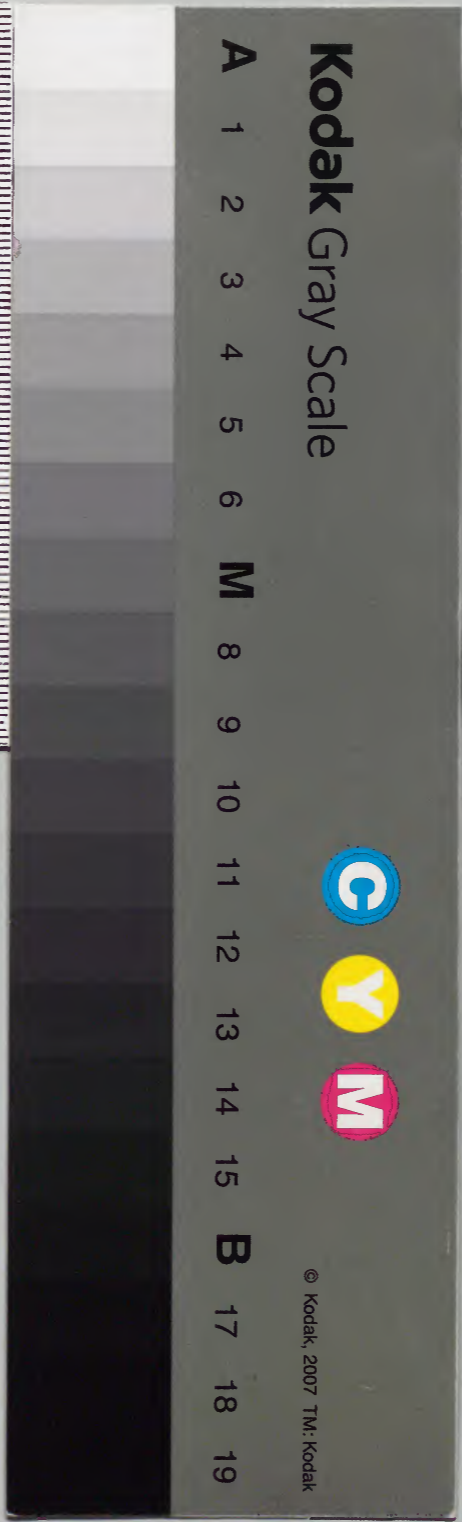
丙十



						漢書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八	八	八	
			號	號	號	
			類	類	類	
			冊	冊	冊	
			架	架	架	
			函	函	函	
			冊	冊	冊	

元	一	漢
年	五	書
四	大	
函	八	
井	冊	
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 30 )
函號	294 1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八

宋鄒陽馬

端臨 貴與 若

明斬陽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郊社考

祈禳

禱水旱已見雩祭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亦祈福祥求來貞一曰順祝二曰

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六祝之秀反也

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曰歲六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來貞也

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再災也瑞祝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

遠罪疾也○疏曰此六祝皆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

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來貞也

皆小祝也○疏曰此六祝皆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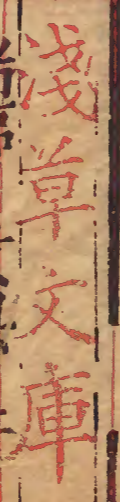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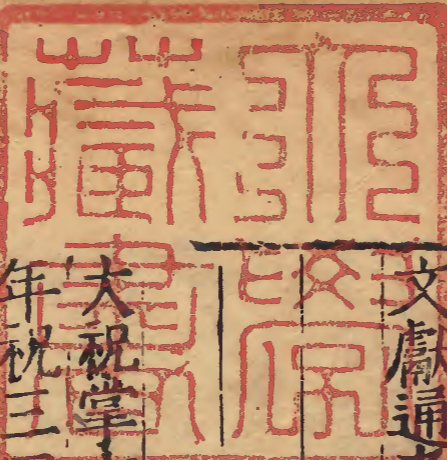
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來貞也

皆小祝也○疏曰此六祝皆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

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來貞也

皆小祝也○疏曰此六祝皆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

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來貞也



三者即禘是禘求福謂之禘報賽謂之禘皆有祝號故摠謂之禘  
大祝行禮故曰禘而不言亦欲其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黃  
氏曰所謂禘順逆寧得遠與太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  
小祭祀不為禘也疆其視而巳○禘師與視侯禘于疆及郊注  
侯迎善禘禘者禘也疆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既曰侯者  
禘師與小祝為此侯禘二事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禬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禘五曰攻六  
曰說造七報反祭音詠○初讀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  
造禴祭攻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禴爾雅曰是  
類是禴師祭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  
以禴于后土四海之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彖宰徵師  
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其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祭日  
不時於是乎祭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禴則雪霜風雨之  
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禴祭則水旱瀉之災於是乎禴之玄  
責之祭如日食以朱絲禴祭則水旱瀉之災於是乎禴之玄  
日禬祭大明殲滅無光祭則水旱瀉之災於是乎禴之玄  
禴祭未聞焉造類禴祭皆有禴祭則水旱瀉之災於是乎禴之玄  
禴祭星垂祭祭水旱禴注禴祭則水旱瀉之災於是乎禴之玄  
故知類造亦皆有牲故云禴祭則水旱瀉之災於是乎禴之玄  
故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云禴祭則水旱瀉之災於是乎禴之玄

舜與肆類于上帝見因祭篇立君條○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  
帝造乎禘見巡守及征伐條○大祝大師造于祖類上帝及肆  
師類造上帝並見征伐條○王制諸侯將出造乎禘  
及大祝造于廟並見會同條祭祭見百神篇祭禴條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水旱也  
彌猶備也編祀社稷及諸所禱  
既則祠之以報焉○春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注  
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祭禴○祭音誅音蒲音  
見百神篇祭禴條○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  
國注曰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塞西代  
反命○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注曰以  
庄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如反命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會同軍旅甸使  
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

宗廟則為位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調  
禱祠禱則有禱禱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流曰稷哉謂國遭小  
旱凶荒則有禱禱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流曰稷哉謂國遭小  
地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  
則亦小宗伯為位祭之○春官

小子凡沈辜候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  
禱禳以畢春氣候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夏官○小子  
祈五祀見鬯條羊人凡沈辜候禳繫飾其羊牲疏曰祭天用

近襲 之狀 卷之八

其日月已下用羊者雞人祭祀而禳其雞牲疏曰  
司農云回禳四回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春官○地官  
牧人凡外祭毀事用雁也注口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  
川用事者雁謂雜色不純也謂禳禳禳除殃咎之屬疏曰  
按宗伯云驅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禳禳除殃咎之屬疏曰  
事疾禳皆祈除殃害非常之祭引九門禳禳除殃咎之屬疏曰  
亡江

**男巫掌望祀望衍投號旁招以茅**  
望衍者行延也延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遙望而祝之云  
望此二者皆祝也延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遙望而祝之云  
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玄謂破行爲延者河  
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則有祭故注大祝  
巴云類造禱祭皆有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則有祭故注大祝  
云案盛者也云延進也謂用幣而己有牲則有祭故注大祝  
巴是也云二者祝所授類造攻說禱祭之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  
者以其授號文承二祝所授類造攻說禱祭之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  
是詛祝者按詛祝而二祝所授類造攻說禱祭之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  
及黃氏說見地示篇四望條

**冬堂贈無方無筭**  
惡夢皆近是也其方必由堂始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不祥及  
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春官○女巫掌三式以辨九筮  
注曰歲時歲除知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繫浴謂以香草  
藥沐浴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被除之事也今三

月二日水上戒浴是也○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注曰玄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采也古書釋采釋蕪多作舍字  
萌萊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疏曰玄謂舍萌猶釋采  
也者按王制有釋采奠幣之事故從之○秋官○庶氏掌除毒  
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注曰毒蠱除毒  
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禱名其神  
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令之比之謂使爲  
之及校比之疏曰攻說禱之者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  
身也云毆之止謂用嘉草燻之之時并使人毆之既役人衆故須  
校比之○蕞氏掌除蠱物以祭文之以莽草燻之凡庶蠱之事  
注曰庶除故以六祈而言之  
以莽草燻之據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

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

言者明此月非正陽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于朝  
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  
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公羊

子曰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  
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社者土地之主也朱

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  
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

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端爾○  
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  
宜抑之而反營衛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

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麾旌幡也

錢楯楯盾也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

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疏曰五

牙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糜信徐

魏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

按五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種之鼓也

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鼗鼓磬鼓晉鼓之等若以

為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為何鼓

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

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聲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曰祝史請所用幣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

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

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音政

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

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

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

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疏曰日食陰侵陽

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君也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疏曰出齊之分野出

於玄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

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

也祇取誣焉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

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

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

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若祭

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

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春秋左氏傳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

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

陳鄭將同曰火若我用瓊竿玉瓚鄭必不火瓚珪也竿玉爵

禳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風梓慎曰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

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為七日其火

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

故登以望氣參近古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

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瓊竿禳火鄭人請用之子

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

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

天道是亦多言也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傳

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

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

去聲○疏曰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

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必率舊典者為之宗知

攝束茅以為屏攝其與也鄭眾云攝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十

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音石○注疏見明日使郊

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疏曰郊人當謂郊人鄉之人也祝史掌

城之北作壇場為祭處也就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

者南為陽北為陰就太陰禳火也

火神○疏曰月令冬云其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語云夏  
之神或當有所見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三日哭七月鄭子  
火神欲令火自止讓其餘災慮更火也

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葉宋災二

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也鄉大夫享祀也○疏

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鄉三

軍大國也於時宋置六鄉况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

正法也於時宋置六鄉况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

大祝國有禱禱祠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禮疏曰周禮大祝掌六祀之詞以事鬼神祈禱小宗伯掌

禮疏曰周禮大祝掌六祀之詞以事鬼神祈禱小宗伯掌

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

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正

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

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

火○疏曰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  
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  
出火九月黃昏星心伏在戌上使民內火建辰之月即月令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鈞  
七者共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  
云味謂鳥陽七星為頭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鳥  
首也七星為朱鳥頭也味與頭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  
在頭七星與味星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  
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味為鶉火也建辰  
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  
孫焱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  
焉以是故此傳心為大火九月日在房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  
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  
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傳鶉火也火官合  
為出內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候故唯  
指大火以解出內之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闕伯高辛  
文故其言不及味也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闕伯高辛  
日遷闕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  
地○疏曰爾雅以大辰為大辰是辰為大火也昭十七年傳  
云宋大辰之虛是亦居商丘以此則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  
地也釋例云宋商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  
商丘三名一地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閱其禍敗之變必  
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閱其禍敗之變必

始於火是以自知其有天道也閻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

天道之災必火○數所主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中總反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

之車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間將若之何曰山不朽壤而崩可若

何國主山川主謂所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為于偽反降

服損盛乘纒纒武旦反又莫徹樂音息入出次舍於祝幣陳王

史辭自罪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

見之於不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成公五年左氏

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惠王問諸

內史過曰是何故也過古禾反○內對曰國之將與明神降

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與亦有

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

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王從之內

史過往聞請命賜土田之命反曰祝必亡矣虞而聽於

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號于焉神賜之土田祝

祝宗人史大史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

民將亡聽於神於神聰明正直而壹有也依人而行是與

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年音成下陽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臺望

山川而祈口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祀乃編以壁見于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壁

於大室之庭大室音泰昭公十三年左氏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馬始居禘為

禹步于上帝帝舜也步推也帝令禹推維特洪祀六沴用咎

于下用此咎始大禹乃共辟厥德之命休令爰用五事

之命休令爰用五事

之命休令爰用五事

之命休令爰用五事

之命休令爰用五事

之命休令爰用五事

之命休令爰用五事



建用王極一日貌貌之不恭是為不盡

厥咎狂君臣不敬則厥罰恒雨貌曰木

極惡人則為惡時則有服妖服妖之飾時

也春者時則有難禍翼者也屬貌時則

從是謂不義君言不從則是不厥咎

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厥極憂殺氣失

時則有介蟲之孽火而藏於秋者屬金

也厲言時則有口舌之病言氣失時

診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則不折

厥咎荼若視不瞭厥罰恒燠視曰火火

失故於時則有草妖物可見者其時則

羊禍羊畜之遠視時則有目痾時則有

肅也君貌不恭則

木主春春氣生也厥

時則有龜孽龜孽之生

有下體生於上之痾

次二事曰言言之不

則借言矣厥罰恒陽

看時則有詩妖詩之

於時則有大禍人畜

則有白背白祥維木

則有白背白祥維木

亦皆亦維木

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聽不聰則是厥咎急厥

罰恒寒聽曰水水主冬冬氣厥極貧義氣失故時則有鼓妖

鼓聽應也時則有豕禍豕畜之居閑倫時則有耳痾聽氣失時則

有黑青黑祥維火次五事曰思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容當為厥咎蒙蒙冒矣厥罰恒風

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厥咎蒙蒙冒矣厥罰恒風

思不能心明其事也厥咎蒙蒙冒矣厥罰恒風

雨寒燥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

厥極凶短折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未時則有脂夜之妖

夜讀時則有華孽華當為時則有牛禍牛畜之

時則有心腹之病思心氣失則有黃青黃祥時則有金木水

火診土志論皆君不寬容則地動玄或景焉今四行來診

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王之不極是為不建王君也言王君

為陰勝陽臣強之意王氣納厥咎蒙蒙冒矣厥罰恒風

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厥咎蒙厥罰恒風

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厥咎蒙厥罰恒風

厥罰恒陰王極象天養萬物厥極弱天為則德則氣時則

有射妖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無形過於天首也時則有蛇龍之孽屬龍生於淵行於無形過於天首也

則有馬禍天行氣馬畜屬龍生於淵行於無形過於天首也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

亂行星辰逆行謂薄食闕並是逆為盈維五位復建辟厥

疹君失五事過則五行相診違其位復立之者明其交與則改

陰日二月三月惟貌是司四月五月惟視是司六月七月惟

言是司八月九月惟聽是司十月十一月惟思心是司十二

月與正月惟王極是司也司主凡六診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

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中自九

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

至黃昏為日之夕食為日之朝為中至日朕為日之中下補

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假令歲之朝也

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日月朝大夫受之

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

以尊卑多禦貌於驕忿止狃之失者在於去驕忿驕忿者是

少則悉矣禦貌於驕忿不恭之刑也謂若傲狠明德念民無

期也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神乃順也三祭之其禦言於

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訖止也言之失者在於去

也止眾謂若周威厲王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再詢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乃從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禦聽於

休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休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謂

若老夫灌灌小子躑躅誨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

爾純純聽我眊眊之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

之參乃從九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者是

而欲諫季氏之類也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宗尊

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

得夫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

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也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也上帝五帝也玄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瀆○春官

也上帝五帝也玄謂四望祀天禮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見祀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注疏見祀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見祀

地旅四望大旅共玉器而奉之注疏見祀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注疏見祀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疏見祀

凡樂事相瞽相謂扶上大喪廡樂器大旅亦如之廡許金反○疏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同上

笙師掌教敎竽笙埙籥簫篪篥管春牘應雅以教械樂敎昌垂于墳虛表反讀音濁或大錄大旅則陳之陳於饋處而已不泚

言陳之明陳於饋處而已不泚言陳之明陳於饋處而已不泚大旅則陳之陳於饋處而已不泚

大卜凡旅陳龜陳龜於饋處也土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

大遷大師師曰饋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為証也○

同上也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法曰奉猶送也

送之所當卜疏曰旅謂所禱天地及山川之類

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

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

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

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

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抵瞭之廡樂器

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抵瞭之廡樂器

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抵瞭之廡樂器

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抵瞭之廡樂器



祭者社及崇醜疏曰云命國人祭按地官州祭社黨祭崇族祭也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端也○春官

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於是乎崇之注疏見狀而禱除也

右祈禳

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祠之事内祭祀六官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瘵也祠報

福○疏曰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雷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時亦當依此也后無外事禱祠又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求瘵報福之事也掌以時招梗

禳禳之事以除疾殃疏曰云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至禱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云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禳不行唯禳一禮漢猶存其遺象故云遺象今存也○天官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玄謂弭讀為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救皆有祀衍之禮者此招救為招福安禍與祈禳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知○衍音延○春官

疾病乃行禱于五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七祀曰門曰行○儀禮記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所歲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之卜云未可以公乃自以為功請命為已事為三壇同墀

立焉疏曰神位在壇故周禮神植置於壇上對三王也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瘡疾疏曰史乃以冊祝曰惟爾元孫若爾三王是有瘡疾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

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則當以旦代之○疏曰玄云不讀曰不愛于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

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

方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嗚呼無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

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我乃屏璧

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啓

籒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籒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

如此兆體王其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公歸乃納冊

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瘳也○朱子曰若

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是道說得好他解不

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

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日代某

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

有待于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

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上帝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

之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

多藝不是如此蓋他已是要代武王之死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

丁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朱子曰禱謂禱于鬼神有諸問有

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

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

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

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述而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

並走羣望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

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

鯀于羽山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熊獸名亦作能

物故是鼈也一日既為神何妨是獸索說文及字林皆云能

熊屬足似鹿然則既熊屬又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

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斯豈鼈化為熊白及鼈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

夏郊三代祀之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

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韓子祀夏郊祀晉

侯有間間差也昭公七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及說苑並同惟國語云祀夏郊董伯為尸為異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

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睢七餘反

楚界○疏曰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

陵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

當陽入江是四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

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哀

六年左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

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闕他才反居於

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臧善也遷

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

湯先相上封商丘因闕伯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夏戶雅反參

故國祀辰星○相息亮反

夏今晉唐人是因以服夏商唐傳云陶唐氏既衰其

後有劉累知此唐人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

邑姜方震大叔震本作娠之慎友又音申○邑姜武王后齊

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興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故參為晉星疏曰叔虞為晉之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金天氏帝少皞生允格臺駘遠裔也玄冥水

官昧為水官之長○疏曰昧為玄冥師訓長也故云昧為

水官之長○二十九傳云少皞氏有四叔脩及熙為玄冥

皆為玄冥也知昧為昧之子或謂之子孫也臺駘能業其

官臺駘能業其宣汾洧宣洧通也汾洧二水名障大澤障大澤以處大

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額沈妣蓐黃實守其

祀沈音審○四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由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行義  
之天  
右

昭元

是乎崇之

有水旱之災則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

之神其祭非有崇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橫表用幣告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

若實沈之神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昭元不為君疾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疏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

請而荀瑩辭明其非樂也宋是後得用

天子之樂名也經曰言歌樂為大濩而此復云桑林者蓋設

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舞象舞也名為大濩則傳記有說湯

為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

年史曰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

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因禱

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

荀瑩辭之

荀偃士句

曰諸侯宋曾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

魯有禘樂賓

祭用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祭用之疏曰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

祭用之但賓高既輕必異於禘會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

父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終之事以詔晉侯使聽宋耳

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為士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具言

天子之舞師題以旌夏

疏曰舞師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

樂也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懼而退

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

晉侯懼而退

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

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

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

言自當加

反○襄公十

齊疾疥遂疔

疥音戒梁元帝音說又作疥音皆疔失廉反○

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疥是疥疔是大瘡疔患積久

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此言梁主之說也今人瘡有二日一

發亦有類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瘥者為瘡瘡則

梁主之言信而有証也是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

熱發故曰疥遂疔以此久不瘥故諸侯之賓問疾期而不瘥

者多在齊也先儒舊說皆為疥遂疔初疥後瘡耳

期而不瘥

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期音基瘳救留

梁丘據與裔款言於

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



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因史以辭賓

欲殺歸因以辭謝來問疾之實公說告晏○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

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

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屈居勿反○家

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

君以為諸侯主也語去聲○五君文襄靈成景○疏曰文公

為戎右襄靈為人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

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

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無所愧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

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祉音恥為子偽反其言

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辟匹亦反從于用反厭於豔反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

其聚刈魚廢反練音亮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

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

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數所主反○疏曰掩

蓋愆失妄數美善是之謂矯詐誣罔者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媚求媚於神是以

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

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徵

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齊東

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

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音貝○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昭公二十二年左氏傳

右禱疾

邠士

近襄

六

崇禎三年重刊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  
難以索室毆疫難乃多反毆起俱反○蒙冒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  
以難却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難音欺○疏曰云  
時難四時者案月令唯有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  
四時總言之也○夏官○春官占夢季冬令始難也  
九門磔攘以畢春氣磔作伯反○此難難陰氣也此月之中日  
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  
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  
攘春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湯氣也陽暑至此不衰  
左行此月宿值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禱鬼亦  
隨而此行於宿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  
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山疾疫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  
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  
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  
攘也土牛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疏  
曰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  
若不夫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剋水持水  
之陰氣故持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  
二星在虛北史遷云四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  
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

是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也○月令

傳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子曰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難給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夫子居鄉之事○鄉黨○郊特牲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疏曰庾云禡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強鬼也

右難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菱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儺止惡氣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菱言氣所交也

風俗通曰傳曰菴曰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菴葦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菴葦菱者交易陰陽代與之義也

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高帝八月祓於霸上

梗更也言氣相更也

崇禎三年重刊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性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

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

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音禧皆歸

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

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懋其禮以

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蠶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

法以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

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後者絜也言自絜濯也先臘一日大儺儺周論語注謂之逐疫子生而亡去為疫鬼

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猨思一居人宮室區隅濕

瘴故命有司大儺所以共陽抑陰也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

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儺子皆亦幘皁製執大鼓漢舊儀

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

也方相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

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亦幘陛衛

乘輿御前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儺子和

曰甲作食凶腸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

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

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

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推魘魘斬鬪狂斬委蛇腦方良因拊父於清冷溺女魘於神湮殘夔

虛與罔象蓬壺仲而戲游光注曰魘魘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

蛇大如車載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魘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

文狀皇卷八

中使不得為宮變...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人開作怪害也...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曰木石山怪也...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感人龍神物非...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狂無頭也...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送夜出端門...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侯子合三行...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傳火棄雜水中...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橋梁使不復度...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鬱樞葦艾畢執...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鬼門萬鬼出入...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畢因立桃梗於...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蘇秦說孟嘗君...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能擊鷲牲食...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漢官名秩曰大...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六百石各十千...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受也...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是月也立土牛...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月之會建丑...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魏祀五郊六宗...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皇天也夫天道...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郊至於祈禳自...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耳日月有常位...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同人非禮器雄...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范宣曰舜有拂...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事礫雞宜起於...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晉制每歲朝設...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始二年有司奏...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春分祀厲殃及...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禳祠詔曰不在...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禳祠詔曰不在...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禳祠詔曰不在...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禳祠詔曰不在...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禳祠詔曰不在...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禳祠詔曰不在...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

晉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

東晉元年詔罷三日弄具 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

僚

宋省礫禊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巧

飾增損無常

通典說曰按禊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

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

引御溝水池面積石為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

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

祓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由一說三月三

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

郭虞三月三日上辰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

不育俗以為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

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

說良為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天其二女何足警彼風俗乎杜

薦賦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洛帷幔玄黃本傳大

將軍梁商亦歌泣于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玄

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禎魯都賦曰素

秋二七天漢指隅人昏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

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于西禳慝于北具行吉禮自

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

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

殿堂貴臣與帥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

新儀 崇禎二年重刊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至十二以下侂子又作方相氏與窮竒祖明十二獸逐惡鬼于禁中大略如漢制皇帝常服卽御坐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于禁中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于郭外隋制季春晦儺磔牲于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徬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侂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着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于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譟譟而出令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醮牲臠際之于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並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侂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着赤幘禱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着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爲唱師着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

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侂子

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二人皆以雜職差之其侂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鞭

四人執戈鞭今以小職也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酒擬于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

校爲瘞堦各于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

諸州縣儺則一日之夕所司帥領宿于府門外其縣

門亦如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

諸州縣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

者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俛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  
 人分引儻者于前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閣鼓譟以  
 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儻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  
 鼓鞀俱譟呼鼓唱率俛子和曰甲作食歾佛胃食歾雄伯食魅  
 騰簡食不祥覽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  
 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  
 汝軀拉汝肝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率  
 以下諸州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出分詣  
 縣儻同 城門出郭而止儻者將出祝布神廟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  
 郎驅牲甸磔之于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酒大祝受奠之  
 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讀祝文諸州縣儻官者引之遍索諸室及  
 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  
 出仍鼓譟而大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儻  
 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儻者出  
 便酌酒脯於門右禳祝而止乃舉  
 酒脯望於西南酒以爵脯以籩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

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立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  
 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太陰之神尚享訖興奠版于  
 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壇訖退其內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  
 縣儻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甲子祝姓名敬昭告于太  
 陰之神寒暑往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屏 殪厲謹以酒脯之奠  
 敬祭于  
 神尚享  
 宋朝之制凡水旱災異有所報之禮所用酒脯醢報如常禮宮  
 寺院以香茶素  
 饌詳見雩祀用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臨命長吏以牢禮祭  
 之  
 仁宗天禧元年以嶺重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官觀寺廟仍諸州  
 軍於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駭刻上遣中使詣官  
 觀建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于太慶殿輔臣宿齋于殿  
廡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吏禱嶽瀆諸祠  
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社稷為皇帝祈福仍遣朝臣  
二十一人遍禱于五嶽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放土庶  
燒香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仍禱

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遺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院祠廟  
岳瀆所在初長吏就祈又遣近臣設道場于近上宮觀寺院凡  
七晝夜仍罷散日於中太一宮上清備祥宮醴泉觀設醮岳瀆  
亦就道場七晝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北狩之憂痛切于中而  
又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令人內內  
差官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歲宮修建祈福道場三

令嚴潔庶稱朕心

三十一年虜亮渝盟臣僚言切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  
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庭載  
於祀典者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岳之神于宮觀設位祈禱  
冀蒙陰助以速萬全從之

二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觀車駕巡幸視師前期  
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櫓官感格響應昭彰  
使逆亮誅夷虜騎遁去兩淮無警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  
行報謝之禮從之

三十二年八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欲依紹興  
祀令蟲蝗為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  
所國城西北無壇壇乞於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  
差祭告官并合排辦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郊社考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附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謙遜自謂德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

之也文祖堯始祖之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言初攝

未詳所指為何人也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

以起渾天之儀肆類于上帝禮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

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

之常祭非常祀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

王代商王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禮精

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埋少牢於泰

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

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大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

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

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而曰戊午十五日也禮成則舉之此其舉也禮廟有  
土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舉之此間當告卜事○召詔○周  
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疏曰雖有始舉殷家之禮  
廢而來猶前篇之廢廢也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  
周金縢制禮作樂而王於新邑舉禮以祀五年再殷祭之  
於善當祀者成文秋而祀之疑其舉禮於後也予齊百工俾從  
戊辰之祭史述其禮於而祀之疑其舉禮於後也予齊百工俾從  
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已此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  
令使之從王于周而我則未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乃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之神甲矣王氏日記功蓋恭親于太常禮在盟南之類也○見  
者詰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號號鄭司農云大貞  
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  
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高作龜者是也又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禮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  
卜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春官  
○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張高作龜  
戊辰王在新邑也洛邑 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曰夏之仲冬始以新邑烝祭故  
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上宿  
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上宿  
公後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 王命周公後作  
清廟探鬯告神太室馬氏曰廟中之夾室也 王命周公後作  
冊逸誥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  
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朱  
日賦也旬編宣布也召公召康公與也肇開戎女公功也言王  
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  
惟召公為禎於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詞文召命  
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釐  
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賦也釐賜卣尊也文人  
王也叙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  
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大雅江漢  
詩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用賚爾秬鬯一卣 當以錫命告其始祖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  
內史與賜晉文公命 大宰文公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與周內史  
耳也命命服也諸 上卿逆于境 逆迎 晉侯郊勞 ○勞音來號反  
侯七命冕服七章

文法通考卷之九

館諸宗廟

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

饋九牢

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饗饋九牢

設度燎

燎力召反。設大及期命于武宮

文公之祖武公之廟

也命受設桑主布几筵

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

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

也。衣於既反冠古亂反

命而後即冕服

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

既畢賓享贈饒如公命

侯伯之禮而加以之

以宴好

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

而加以之

好去

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

告古毒反。謂上卿

奉禮義成

逆於境晉侯郊勞

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

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

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

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

疏曰云一獻知非初裸及

一獻必為一獻尸者以

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

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

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

祭統

漢文帝即皇帝位于代

未央宮還坐前殿十月辛亥見于高

廟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

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禮隳廢以古人所以

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事天地之禮

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王推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于此後

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

不備錄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古者封國必告於廟社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太史公三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即皇帝位于部為壇管於部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俱從末以祖配天地其犢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瞻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

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為壇于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岳四瀆曰皇帝臣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曆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丕祇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華兆謹擇元日與羣僚登壇受命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享永告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卽位于成都武擔之內為文曰維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恭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卽帝位皆有燔燎告天之事

告郊廟皆不用牲牲唯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

求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興寧中簡文咸

安中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邈與范滂書問告定

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外亦不展芻黍曰既通不容得備

又禮郊牲在滌官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牲特

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常無疑否范甯

答云禮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牛一卜者謂本卜養

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

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神惟其用非吾所聞也凡告

用制幣先儒

有明義也

康帝立准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勤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卽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

元始改元

宋熙二年為宋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鑿造于太廟前朝明准

不應革易如禪儀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孫嗣

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形身屬應明命為光人主惟神器

之重夙夜迄厲夫百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則建國之大

禮今改成一元大武蘇合鄭箕嘉焉庚差清終清酌則告于白

祖高祖高皇帝穆皇后張氏尚

享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

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

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

天禮官儀大事編告

陳武帝末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壇柴燎

告天

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即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即皇帝位于臨光殿設壇于南

郊遣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命

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于南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即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群祀祝文

曰維大宋建隆元年歲次庚申正月辛丑朔某日嗣天子臣御

名謹遣某官某敢昭告于吳天上帝皇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

輔神器太寶猥集恥躬欽眷命而不遑勵小心而昭事靈既下

屬群情樂推今月四日已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宋乃改元建

隆元年不敢不告尚享又遣宗正少卿郭岷以即位告周高祖

世宗廟



嘉祐八年時英宗即位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謚事言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如不誅長禮天子稱天以誅之春秋公羊說讀誅制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之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經之制請應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于昊天上帝冊文曰維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天子臣御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憑依夷夏罔知攸主臣御名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唱義旅而先諸將冀清京邑迎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御名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于宋祚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孝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太一宮諸陵紹興兩攢宮

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侍從官內太廟別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以上兩攢宮就差紹



造皆祭名其禮也○疏曰云云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

正禮而為之是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

故以奉天至道懸遠而後出謂之宜祭之名也○王制曰未便宜祭

其禮之常祭非祭之祭也○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

黃駒四海猶祀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

謂土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駒以祭之○疏曰與

故以四海為四方爾雅云祭山川曰廐縣祭川曰浮沉今海夷狄

約與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

璋過大山川用大璋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案彼有璋中璋邊

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鑲天子以巡守宗祝

之也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

馬牲之證過山川設禮用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

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鑲天子以巡守宗祝

以前馬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橫○射琰出者也玄謂鼻勺

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中璋殺文飾也於

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

用邊璋牛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

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大

祝音秦校尸教反○疏曰云謂衡古文為橫謂勺徑破先鄭為

勺柄八寸下有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

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用瓚者以其圭瓚所容亦少但

恐守過山川用灌可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山文飾皆無正文鄭

亦執勺以先之者即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特邁巡狩告

祭柴望也○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曰鄭伯請

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  
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  
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邴許田互見之桓公元年

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禘師祭也為兵禘其禮二受命於祖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于祖所以禘然則受命於祖受成於學疏曰謂在學謀論兵事  
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訊馘所生獲斷取者疏曰以生獲解訊是生者馘是死而馘耳者

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禘爾雅曰類禘師祭也禮記禘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為千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

神蓋蚩尤也曰黃帝旬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六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之前漢書稱高祖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蚩尤敗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禘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出焉周官所謂表禘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為禱而已也唐制禘祭為壇壇設瘞培皇帝齊於行宮從官齊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禘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壇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

禮記卷之六十九 郊特牲第六十九 禮記卷之六十九 郊特牲第六十九

側建藉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旬役則設熊席右漆  
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誤也

六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

軍歸獻于社則前祝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六師者王

必造即七廟俱祭社取遷廟之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云

設軍社者北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云類上帝

祭曰類軍將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

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

侍而歸獻捷于社云則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

下○有宗伯若大師則帥其屬而帥其屬而帥其屬而帥其屬

事則與祭有司將若大師則帥其屬而帥其屬而帥其屬

先軍行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曰帥其屬而帥其屬

日軍行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曰帥其屬而帥其屬

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天子巡守以

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

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

故知有司大祝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

篇社稷條示○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而為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泣大卜帥執事泣釁主及軍器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泣大卜帥執事泣釁主及軍器

下屬凡師既受甲運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

及軍器皆神神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雲邪器及軍器被官釁之

而大司馬臨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雲邪器及軍器被官釁之

云上下司馬臨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雲邪器及軍器被官釁之

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

樂獻于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

樂愷于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

時大司馬執聽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雲邪器及軍器被官釁之

時大司馬執聽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雲邪器及軍器被官釁之

時大司馬執聽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雲邪器及軍器被官釁之

時大司馬執聽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雲邪器及軍器被官釁之

時大司馬執聽之○疏曰案小子職云雲邪器及軍器被官釁之

社去祭下 獻道考卷九 十三



法天下同。齊車金路。既曰宗齊僕云掌馭金路太馭字  
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也齊車則一等等乘金路也遷廟主  
行皇氏云謂載新遷廟。曾子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  
皮圭告于祖禘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  
館以饋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則理之。疏曰  
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禘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  
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舍奠焉。此幣帛皮圭皆  
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反後必奠此幣帛皮  
兩階之間乃後而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  
出蓋此主命後也。禮記○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者政也庶子可焉  
出蓋貴命也。記○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者政也庶子可焉  
政於公。其在軍則守於公禘。謂從軍者公禘行主也。行以遷  
節明庶子從行在軍之事則守於公禘也。疏曰此  
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禘謂遷主在  
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禘者既在國外欲依禘之禮。○文  
主世子。○戰則寺於公禘孝愛之深也。注曰行主君父之象  
上。○同。○敢用玄牡敢昭告于止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

門祭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孔安國注予小子夙夜  
論語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湯誓予小子夙夜  
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疏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此受命文考即  
是造乎禘者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禘此以  
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底商之罪告于  
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奉誓上。○底商之罪告于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  
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  
過名山華嶽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以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  
禘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  
神求助不得節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  
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  
左傳黜賸禘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籍上祖奠享之意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仁人謂太公周召  
紂敬承天音。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  
夷皆相率而肆于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大國曰夏及四  
使奉天成命肆于東征綏厥士女。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筐  
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天休震動

不注 禮記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一

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武○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

征伐商疏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

其二月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

三十日發編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庚辰于河

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

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

丁巳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祭望二

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也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

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

也互言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告后稷以下

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燔柴交天望祀山川先○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

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疏曰既事而退者既

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遂率天

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社也之館室以告行生也

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遂息後反疾也○周追王大王亶父

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疏曰遂奔走是在廟

子也○禮○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

疏曰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威畏用命甲但軍旅之

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

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為蒐除社云治兵於廟城內地也故

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城知治兵為圍城也

氏曰治兵于廟禮也○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

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服宜社之肉也處以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

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

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肅

肅○盡津忍戎有受服神之大事也交神今成子惰棄

下同其命矣其不反乎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天地中

其命矣其不反乎

其命矣其不反乎



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  
辭故孝經謂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成公十三年左氏傳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王二轂而禱曰齊環佑  
恃其險負其衆庶靈公各負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  
謂戮伐晉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  
未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襄公  
臣偃無敢復濟以死自誓信巫言故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襄公  
年左○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巢車車上為櫓○疏曰說文云櫓車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樓之別名子重使太  
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  
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虔敬徹幕矣  
曰將發命也其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也夷平電而為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者疏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  
首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中不可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省

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成○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  
大夫衰經士與觀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贖手楚子問  
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降如是武王親釋其  
縛受其璧而板之後除凶之禮○疏曰周禮女巫掌歲焚其  
禱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儀公六年○鄭子展子產  
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  
馬栢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御魚呂反免音問擁於勇反  
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子展執繫而見繫  
俘而出勢所主反○子美子產也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  
節司空致地乃還以定之乃還也○疏曰周禮司徒致民司馬致  
官節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民司馬集  
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還也劉炫云陳  
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陳各使已之

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  
辭故孝經謂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成公十三年左氏傳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王二轂而禱曰齊環佑  
恃其險負其衆庶靈公各負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  
謂戮伐晉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  
未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襄公  
臣偃無敢復濟以死自誓信巫言故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襄公  
年左○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巢車車上為櫓○疏曰說文云櫓車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樓之別名子重使太  
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  
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虔敬徹幕矣  
曰將發命也其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也夷平電而為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者疏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  
首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中不可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省

官屬以安定之乃還也○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

武庫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觀古亂反積尸封其上謂之京觀楚子曰古者明

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徵

淫匿鯨五方反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楚傳言

有禮所以遂興○旨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孔叢子問軍禮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

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簡練俊傑任用有功命將選士

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擗扑北面而誓之言

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齋戒告

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

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

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

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

命亦載齊車凡行圭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

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

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天子命將出征親繫齊

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

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

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于社

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

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禱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

禱克于上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

而後適朝○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

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

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

敵使擇吉日復禡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  
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  
丙戌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公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  
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  
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  
○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禴然後入設  
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歛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  
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訖敵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享  
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  
○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于適所從來  
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  
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  
山大川君親素服言衆于大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

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  
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陳去聲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  
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  
率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  
而出以卽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高祖起兵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北圍單  
于斬獲首虜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  
爲封刻石紀事以彰漢

元鼎五年帝爲伐南越告禱於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  
龍以象太一三皇爲太一注見祭星門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  
史奉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山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

又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沓名水如此者沈  
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作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  
瑩璧不滿百里者不沉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  
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鬚躬執弩射物  
牲以爲薦麋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  
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隸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  
驅勅俱反劉兵官皆隸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  
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  
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准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  
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  
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  
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駕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  
矣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按昔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  
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于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  
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祠其名山大川而  
講武之祭則只於于時較閱之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  
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黃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  
南郊

梁武帝時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通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  
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  
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戒嚴斛合十一條則通告七  
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  
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巖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

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  
遷廟主于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  
石主于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  
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  
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于  
坎又歃血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于  
墀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  
備玄牲列軍容設柴于辰地為墀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  
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  
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用命于祖引功臣入旗門即  
神庭而授版馬又罰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  
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  
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嶽瀆以太牢山川以少  
牢親行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發軔則軼  
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為山象設埋埴有司剝羊陳俎豆  
駕將至委奠幣脯醢加羊於軼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埴  
駕至太僕祭兩軼及軼前乃飲授爵遂轅軼上而行  
開皇八年以代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餞將士陳師誓衆九年四  
月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于太廟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俘于太廟  
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于太廟  
四年秦王都破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實建德  
及隋神器輦轂獻捷于太廟  
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于太廟

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于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以下獻  
俘于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于太廟

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  
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  
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于廟蓋緣告必前薦便於禮也又檢貞  
觀以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出宮日  
請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外輒祭用幾羊一所過州府河  
橋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  
祭告從之六月平澤潞及車駕還宮皆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  
稷仍祭後廟太山廟城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幸西京  
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皇帝行郊祀及  
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祭祀方丘明堂大享祭神州地  
祇祀園丘並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  
位改名上尊號改元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籍  
田朝陵肆赦河平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皆遣官奏告天  
地宗廟諸陵及告社稷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  
儀用犧樽豆籩各一實以酒脯醯醢官觀以素饌時果祀版幣帛行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廟社稷從  
之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右熙古還上都以平晉  
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行告廟禮遣通  
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偽命官以獻

報止 告祭下

文獻通考卷七

三

崇禎三年重刊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于園丘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磔風於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尤及禱牙於北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真宗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次有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之今朝陵有期緣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僞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跡以聞可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舊係祀典者今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略總管司擒西蕃大酋領鬼章以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二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国城日較祭用羝羊祝文並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具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太乙差宰執宗廟差親王諸陵攢官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五嶽四瀆名山大川並令招討使行禱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吳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宮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尤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郊社考 雜祠淫祠

太宗伯以謠辜祭四方百物官謠乎通反○注疏見四方禮○春

祭器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兵謂于戚也帔列

皆舞者所執○疏曰云鼓兵舞帔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之有秉

此兵舞帔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帔舞今此小

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社稷者舞帔舞故六舞之中唯

言此二舞而已案司兵云祭祀援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于玉

戚並是武舞是于戚者見禮記云于戚之舞祭統又用朱于玉

在秉者案樂師注援祈五采繒于戚也又知帔舞列五采繒為之

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地官

而巳○一獻質謂祭群小祀也○疏曰祭群小祀○一獻孰一獻祭群

並禮器○王祭群小祀則玄冕屬玄者衣無文采刺黻而已凡

冕服皆玄衣纁裳○疏曰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周立壽

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

郊社考

雜祠淫祠

崇禎三年重刊



星祠于下杜毫毫湯所都濟陰毫縣師古曰杜郎京兆杜縣有毫亭非湯之都也時奉焉又立

杜主祠因宣王殺杜伯射王故周人尊其鬼以歲時奉祠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降於莘也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名也掌爵祿廢地也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也

固猶常也有之乎故事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升聞也其惠足以同

其民人同一神享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

均布福焉國之將亾其君貪冒群邪淫泆荒怠龕穢暴虐其政

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若馨香不上聞於神神不享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其刑矯

誣以詳用法曰矯百姓攜貳攜離貳二心也明神不蠲蠲潔也而民有遠

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

之禍苛煩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

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也其亡也回祿信於聆同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遂

地名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禱杙也過信曰次丕大山山在河東其亾也夷

羊在牧夷羊神野牧也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三君云鸞鸞鳳

鳳皇鳴矣于彼高高其在岐山之脊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鄩鄩鄩京也杜國伯爵

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囿日中杜伯起

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也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

王娶於房曰房后康王之昭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二也協

也竟子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

朱憑依其身而匹偶焉生穆王也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

徙遷言神一心依憑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

之對曰在號號其神在號王曰然則何為何為曰臣聞之道而得

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也今號少荒其亾

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

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帛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禱

郊土惟司文大通考卷之七十一 崇禎三年重刊

故帥之以往也凡無有所也祈求也無有所王曰號其幾何對

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今其曹見曹後也謂神之見也不過

其物物數若由是觀之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帥傅氏及

祝史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酒之圭長尺二

之內史過從之號祭從太宰而注也內史不掌號公亦使祝史

請事焉祝史號之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必亾矣不禋於神

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

力精意以享禋也享獻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今號公動賈百

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惠

十九年魯僖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

衍乃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質

石似肝陳倉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

此阪上城中也

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

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言陳寶若來而以一牢祠之名

曰陳寶作陳寶祠臣贊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

雉為之雉也口正長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

得獸若雉不知名幸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

在地中食人陳倉人獵得雉者王得雉者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雉上陳

倉北阪為石秦祠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始皇既併天下東游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川門而雍又

有日月參辰諸祠祭門又有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

之屬皆淫祠也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

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柱主之祠壽

星祠而雍管廟祠亦有社主故周之石將軍即杜其在秦

中最小鬼七神也鬼雖小而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

苗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為沛公祀蚩尤崇鼓旗

二年東擊項籍入關立其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

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下詔曰

晉甚重祠而欲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

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以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

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

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

巫社巫祠族人伎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

皆古巫之神也族人也秦巫祠柱立巫保族纍之屬師古

保族纍二神名也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

曰堂下在堂之下也九天主祀九

云文昌第四星也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北方玄天

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

歲時祠官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

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疆死竟魄為厲各有時日

武帝七年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磈氏館磈音斯神君長陵女子

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產乳而死也兄弟妻謂先後古謂姊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原

君武帝外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毫人繆忌奏祠太乙方置壽宮神君見祀星門後人復有言古天子

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見神前冥羊用羊祠馬行用

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

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

致夫人及寵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為文成

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

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火勝金

用丙丁日不駕車辟惡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盡天地泰一

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見誅

元封元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

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母所見見大

人迹云是歲旱天子既出而無名迺禱萬里沙萬里沙神祠也

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湛祠而去湛讀作沉謂沉祭具於水中也

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

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

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雞卜持雞骨卜如鼠卜

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丁復不越人

封陽都侯夫人其後以詔軍為功丁姓夫人名也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諸所興祠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

宮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

山他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名自主其人終則已

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

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非祠

今止之也師古曰非也祀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耳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為隨侯

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

墨三尸山於下密師古曰卽墨下密祠天封宛火井於鴻門如

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又立歲星辰星太白星熒惑南斗

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蓬山石社石

鼓於臨胸師古曰臨胸齊郡縣也胸音之罘山於睡成山於不

夜萊山於黃應邵曰睡音甄晉灼曰睡不夜黃成山祠日萊山

縣皆屬東萊師古曰睡音丈端反

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鄆則

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

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對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仙人

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

金馬碧鷄之神金形似馬碧形似鷄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

持節而求之

漢舊儀祭先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畦畦如種菜畦畦

中各一土封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長奉祠祠

已胙皆瘞埋餘祭具而去

成帝時丞相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官給祠

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

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復扶日反重丈庸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星十五

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

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丸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

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

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果成山萊山四

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

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日本待詔謂方藥本草而

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

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太風壇甘泉竹宮折板時中樹木十圍

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

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

世奉此三神禮敬勅備也勅整也神光充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

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  
 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嘗聲研隱野雞皆直  
 也息止也當祠處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  
 而止也研音萌反馳詣行在所報神之來也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  
 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  
 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  
 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  
 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太傳曰誣神者殃  
 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令皇  
 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  
 者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  
 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太中大夫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  
 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  
 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  
 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與輕舉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  
 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亦遠也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  
 圃縣圃之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  
 即閭闔天門耕耘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黃冶變化晉  
 此地而耕於與山石無極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灼  
 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堅水淖燭晉灼曰方士許以藥石  
 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水淖燭若陷水九投之水上水  
 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治金令化色五倉之術  
 可餌也師古曰或說非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  
 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  
 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  
 遇師古曰洋洋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中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  
 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

邪止 准同 文火通考卷九 七 崇禎三年重刊

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  
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  
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  
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  
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  
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系震動海內案古元鼎元封之際  
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  
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  
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仁也  
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  
綬隨宗學仙  
免官韓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五謂五帝已嘗專意散財  
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  
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  
辭也言祭享之道唯  
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  
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

此類乎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致堂胡氏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群神  
群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不  
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後福  
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  
於民以成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  
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  
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  
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  
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  
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  
為漢賢大夫豈永衡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  
祕書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

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宮凡七百餘所一歲二萬七千祠云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廼以雞當鶩鴨犬當麋鹿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者自秦以來訖于王莽與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奉祀宜

禮者

帝延平元年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木紀注云東觀記曰

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

又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爲壇飾淳金釵設華蓋之坐用郊天

樂也

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本記表紀云壞諸淫祀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

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

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

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岳四瀆名山川澤各

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

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



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祿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五嶽祠曰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闕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詳見祭山川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太武時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

其餘重復及小神悉罷之

孝文時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

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辰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栢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祠此風逮唐不絕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  
辭不可紀

唐武后時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  
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玄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  
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爲龍池樂章十首又詔  
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

十八年有龍見于興慶池因祀而見也勅太常卿韋緝草祭儀  
緝奏曰臣謹按周禮以騶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爲風  
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能爲雲雨亦曰神也禮有  
公食大夫饗之文卽生曰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  
月易曰震爲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  
有司筮日也旁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

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鍾奏姑洗歌南呂鄭玄云風師雨師及  
小祀用此樂凡六變者三變而致麟物今享龍亦請三變舞用  
帔舞樽用散酒以一獻周禮曰凡祭羣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請於  
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官露臺天地三婆父皇道君  
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洒掃宮戶一百人又於  
縣之南義扶谷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畧  
曰天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  
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  
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亾今湫  
竭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奠其三皇五帝則兩  
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享祀其湫旣竭不可  
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爲天地建立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

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廟望並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  
宋京城東舊有五龍卽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  
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禮太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又  
城西南隅有九龍堂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葺其廟訛傳  
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塞其池

德安公廟在京城北作坊卽夷門山神也景德中葺其廟加封  
爵令開封府春秋設祭崔府君廟在京城北相傳唐滏陽令設  
爲神主幽冥事廟在磁州淳化初民有於此置廟後詔修廟宇  
賜名護國廟及造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  
府遣官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

要冊湫在寧州直寧縣案舊記古有五池今四竭一在山之半  
周一百六十步環注不益凡歲旱祈禱無不應後人立祠其旁  
乾符三年封應聖侯光化二年進封普濟王太宗在晉卽嘗有

神告事具符瑞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曰要冊湫神普濟  
王宅于水府幽贊上玄功烈顯著嚴祀有常宜加崇號以表靈  
休特改封顯聖王增飾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雍熙  
二年令有司改造禮衣冠劍及祭器端拱二年冬旱祈雪卽日  
大雨雪遣使送銀香鑪等天禧二年夏乾州旱取湫水禱雨詔  
本州祭醮

鎮戎軍有朝那湫卽秦漢湫淵祠也是歲四月賜廟名靈澤靈  
顯王廟在鄭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李冲唐末  
建廟因陂爲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年冊贈靖爲太保  
晉加號靈顯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臨幸因遣內侍葺祠宇每  
歲春秋二祀景德元年遣使增修二年又修後殿四年車駕朝  
陵命入內都知石知顯致祭祀汾陰迴親幸登東北亭觀陂  
顯靈廟在安陵東北舊有蛇王祠景德四年賜名太中祥符四

年朝陵遣官以中祠例致祭昭聖靈惠二廟並在河南永安縣界先是陵域附山而高常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澗涌濟用無闕詔封泉神爲昭應公廟曰昭聖大中祥符四年再朝陵遣官致祭以中祠禮時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議導徘徊泉緣山麓入邑中明年三陵副使江守訓立廟泉側賜名靈惠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滯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遣使礮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爲作記

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州增葺祠宇經

度制置使王欽若自言嘗夢覩神又於廟北壩建亭名曰靈感

三水府神者僞唐保大中封馬當上水府爲廣祐寧江王采石

中水府爲濟遠定江王金山下水府爲靈肅鎮江王三大中祥符

二年八月詔改封上水府爲福善安江王中水府爲順聖平江

王下水府爲昭信泰江王令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杭州吳山廟即濤神也大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內侍白

崇慶致祭濤勢驟息五月詔封神爲英烈王又令本州每春秋

二仲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祠神

明應公廟在潤州焦山大中祥符七年以上以京江多覆溺之患

是山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詔封山神以公爵仍製文告之

刻石廟中

廣惠王廟宣州昭亭山神也唐景福中封昭威侯僞唐保大中

加爲王景德元年正月知州裴莊表言靈應請加朝命詔封焉

惟司

之狀通考卷九

三

廣濟王廟秦蜀守李冰祠也爲蜀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  
開寶五年詔修廟七年改號廣濟王歲一祀

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  
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  
進討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  
城陷休葦悉當夷滅賊射之條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  
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靈濟公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貶涪州  
刺史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僞蜀封洪濟王大中  
祥符六年詔封公號

邾亭廟在南康軍邾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  
蛟爲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逸去後頗爲害行舟多覆  
溺者大中祥符三年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

自空而下須臾暴雨因焚香祝之翌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  
又有木筏過湖忽有巨蟒發筏筏遂沉俗言即廟神也遂詔官  
吏祭蛟又改蛇山爲吳山立廟山側下即其穴六年十月上作  
戒蛟文遣中使齋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靈應

祠山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爲獻爲唐以  
來聽鄉民祖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以絹悉  
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完葺祠宇上曰此載在祀  
典當官爲崇飾因詔本軍葺之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  
爲應元保運真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人爲備福定命  
真君

六年太常寺言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  
額已賜廟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

本婦人之神封夫人無封如其封號者初二字晉加四字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哲宗元祐三年廣南經畧司言儂寇之亂廣州趙師且封州曹觀邕州蘇緘戰死請為立祠載祀典從之

聖二年禮部侍郎曹家請詔天下州軍諸所祠廟畧叙本末以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凡之 後累封明靈昭惠王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以奉安各周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曰九成宮中央曰帝籙其色黃祭以土王曰為六祠幣用黃樂不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阜東曰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阜東方曰春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

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彤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阜八鼎皆為中祠樂用登歌用素饌復於帝籙之宮立大角鼎星之祠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員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

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德感生帝神州祀祇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祝文依祀望祖稱同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禮用中祠幣各用白昭應堂禮用小祀並以素饌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之說鑄鼎而名以九方色祭之則不知司鼎者

何神歟至於因采言山而祀而祀真帝因貢金九牧  
之說而祀夏后因定鼎而祀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  
三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異也若魏漢津則富  
時獻言鑄鼎之方士亦尸而祀之什伯食於聖賢喪  
慢不經甚矣

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爲靈順昭應安濟王

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初非有功  
烈於民者請申勅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下以倣先王之命祀  
與圖志實相表裏從之

尋令禮部大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者爲一等功德  
顯著無封額者爲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爲一等各係  
上尚書省參詳可否若兩處廟號不同者取一高爵爲定從  
之

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  
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濟義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凡毀一千三十  
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加號佑聖助順真武靈  
應真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成王靈佑公進封威烈王靈顯  
公進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額及封  
王公侯爵等給降勅誥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來神祠加封合  
給告者止命詞給勅切恐未稱褒崇之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  
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真人真君婦人封妃夫人者並給誥賜額  
降勅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真人真君婦人之神封  
妃夫人者並乞命詞給誥其道釋封太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

封將軍並乞依舊降勅從之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聖王之制祭祀非忠勞于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間者禁止淫祠不為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鬼篤信不疑湖廣叢峽白苦為其近歲此風又寢行於他路往往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為名每至歲閏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違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鹽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閏在季冬良民罹其非橫者必多若不早為之所則弗及矣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縱之明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誡禁止期於革心毀撤巫鬼淫祠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終

寬政元年



